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江

西

提唐紀六

起著羅取詳盡玄

嘉

開

成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微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

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

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

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

懿太子 戊申以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

部侍郎判戶部李珣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嗣復於

資治通鑑

陵之子也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爲人每議政事多相詆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

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鄉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織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誼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爲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鎮鎮兵擊却之 初太和之末

杜悰爲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時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瀘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祥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於京師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爲掩蔽聖德獨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鎮鳳翔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

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爲潞州別駕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它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

用此故也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及饗太清宮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 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賊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免死長流康州宴平密請於魏鎮幽三節度使使上表雪已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戶 八月己亥嘉王運薨太子未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

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鎮十五年爲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母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元益觀察留後李士季不可衆殺之又殺大將十餘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爲義武節度使義武馬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拔歸朝

癸酉以為儀州刺史 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
在鎮久甲戌以德州刺史劉約為節度副使欲以代
之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
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
官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易
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
太子未猶不悛庚子暴薨諡曰莊恪 乙巳以左金
吾大將軍郭旼為邠寧節度使 宰相議發兵討易
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之則靡所
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張元

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上表以不便李
仲遷為辭朝廷為之罷仲 遷十一月壬戌詔俟元益出定
州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不問 以義昌
節度使李彥佐為天平節度使以劉約為義昌節度
使 丁卯張元益出定州 庚午上問翰林學士柳
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
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官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
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
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
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官故得方鎮上俛首

良久曰然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
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收家
上好詩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
於理乃止 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爲義武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十
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 鄭覃
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是歲吐蕃彝
恭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
自守久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
繼吐蕃益衰

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不能入見上
勞問賜賚使者旁午二月丙戌薨謚曰文忠上怪度無遺
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
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
以身擊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四月戊辰
上稱判度支杜棕之才楊嗣復李珣因請除棕戶部尚書
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者未始不由權在
臣下也珣曰陛下嘗語臣云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
宰相五月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
威權在下李珣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

通鑑卷三百四十六
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
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
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
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
遣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
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
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
上累聖德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
入朝丙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爲右僕射陳
夷行罷爲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

等深疾之上以鹽鐵推官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勗
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不聽上奏
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
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六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
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
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爲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
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秋七月癸未以張元益
爲左驍衛將軍以其母侯莫陳氏爲趙國太夫人賜
絹二百匹易定之亂侯莫陳氏說諭將士且戒元益
以順朝命故賞之甲辰以太常卿崔郾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鄆郾之弟也 八月辛亥鄆王憬薨 癸

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

皆稱蕭弘是真以本來自左軍故弘爲臺司所抑今

弘詣臣求臣上聞乞追弘赴闕與本對推以正真僞

詔三司鞫之 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

記注觀之謩不可日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

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曷嘗觀之對曰此

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

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

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珣非之內寅立敬宗少子陳王

成美爲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綠襪

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

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

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爾

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已巳皆殺之

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弘

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而太后真

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乙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

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

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

通鑑卷三百四十六
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
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
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
復視朝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
五十二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
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陁朱邪
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廔馭
特勒爲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
執宜之子也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灑爲皇太弟應軍國事
權今句當且言太子成美年尚冲幼未漸師資可復
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
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
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
立李珣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
立灑爲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
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灑沈毅有斷喜愠不
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
崩于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
賜楊貴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

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大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爲心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歛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韋妃爲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丙寅謚韋太后曰宣懿 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

嗣復罷爲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 秋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廟號文宗 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珣坐爲山陵使龍輜陷罷爲太常卿貶京兆尹敬昕爲郴州司馬 義武軍亂逐節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者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辯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

通鑑卷三百六
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奸罔者立黜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

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問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

通鑑卷三百四十六
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乾元中爲回鶻所破自是隔閼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旣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爲黠戛斯所敗詈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立盧馭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盧馭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馭職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

汗兄弟盟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魏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蕭太后徙居興慶宮積慶殿號積慶太后十一月癸酉朔上幸雲陽校獵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爲杭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

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日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婺州刺史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事立皇子峻爲杞王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上

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劉沔奏回鶻已退詔沔還鎮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爲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陳夷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鄆陳夷行三上表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

珽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母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珽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

不效則天臨朝彙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第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指意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珽爲昭州刺史裴夷直爲驩州司戶 夏六月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 以魏博留後何重順爲節度使 上命道士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授灋籙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南府士曹 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

通鑑卷三十四
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唃廝囉等侵
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
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唃廝囉叛可汗而來
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
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
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
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
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
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
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
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
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
邊境亦須俟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
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僞未還
上問德裕曰唃廝囉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
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
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唃廝囉等帥衆而來則
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
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
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况唃廝囉等自去年九月

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 癸巳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務 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敢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 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 盧龍軍復亂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初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廉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廉勿遣使以觀之旣而軍中果殺行泰

通鑑卷三百四十六
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
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
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
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
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曩者張絳初殺行泰召
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
昌平絳復却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
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
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
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

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道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
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 德裕奏行泰絳皆
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
表請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
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上校獵咸陽 十一月
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大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
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
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鎮齋詔詣盟沒
斯今轉達公主兼可卜盟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上
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

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無復橫賜 癸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郾同平章事克西川節度使 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大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 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爲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鄜之子也 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通鑑卷三十四
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
賢學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公權爲
太子詹事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
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
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
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苻澈
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
節度使遣將作少監田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
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旣而可汗屢侵擾邊境
縝竟不行回鶻盟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

卒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斂收
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
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
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爲那頡所部爲可汗遣來宜
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
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
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
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
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
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

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之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嗚沒斯情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爲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大和中國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爲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嗚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百餘人來降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嗚沒斯等以嗚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

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
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盧
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
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
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衆雖衰減尚
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間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
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嗚沒斯等詔報以糧食
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
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
嗚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

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
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
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
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
體深叶良圖 嗚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嗚沒斯所

部爲歸義軍以嗚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克軍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陳夷行罷爲左僕射秋七月以
尚書右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嵐州人
田滿川據州城作亂劉沔討誅之 嗚沒斯請置家
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

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
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羗渾又屯杷頭烽北
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
爲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
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
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
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
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
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
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

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
丑賜盟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
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
仍以弘順爲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
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爲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
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
朔等州或鈔擊羗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
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
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
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爲回鶻

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今大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弃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

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于太原今沔屯鴈門關初

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訶唐事
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
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
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
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
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
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
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唯
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
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間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
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
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爲
翰林學士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
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
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
之五世孫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峴爲益王岐爲充
王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
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
達或爲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

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
達鞏等五部落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
上言請出步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上遣使賜太
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
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
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
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
毋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弃絕姻好今日
已後不得以姑為詞 上幸涇陽校獵乙卯諫議大
夫高少逸鄭昀於閣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

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
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
相皆賀已未以少逸為給事中昀為左諫議大夫
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
獨請與李思忠俱進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
忠進屯保大柵從之 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
告達磨贊普之喪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吊祭使 劉
沔奏移軍雲州 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丙戌立
皇子嶧為德王嵯為昌王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
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緜氏兄尚

延力之子乞離胡為贊普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
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
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絀氏子國人誰
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
為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
死而已拔刀斃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
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
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生口之曰賊捨國族立絀氏
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
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絀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

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徂行萬騎是歲與青海節
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
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弃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
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
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
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為宰相國內兵我
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
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
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川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

枕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起昭陽大淵獻盡開逢
困敦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
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
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
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眾寡見羶車數十
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
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
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

十餘宍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庚戌以右雄爲豐州都防禦使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詣幽州降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詔停歸義軍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爲騎兵優給糧賜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

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爲右僕射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

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
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
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
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大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
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
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
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
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緘 賜魏博節度使何
重順名弘敬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
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

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
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回鶻凌虐諸
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
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旣與爲怨須盡殲夷儻
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國
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
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
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
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
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
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不肯從命已盡
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
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
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
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
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
旰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
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

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
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
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
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
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
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
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
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
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墮
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旣已降彼何用送來

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
 乃擲其嬰孩承以捨棄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
 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
 忠冤各加褒贈詔贈悉但謀右衛將軍臣光曰論
 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
 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可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
 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
 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
 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
 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
 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
 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
 忘義猶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隣人有牛逸而入於家
 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
 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人
 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羊之是非端可見

矣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昭昭局上曰卿每辭位

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初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

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

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

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

權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

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

從諫勢所至多陵轍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

妻裴氏曰吾以忠直毒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

通鑑卷三十一
皆不我與我死他人土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
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
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爲中軍
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
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
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
秘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
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
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峯奏求國醫上遣中
使解朝政以醫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

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
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
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
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
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
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
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
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
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
許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

無遠略劉悛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蹶扈難制累
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
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
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
曰積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積無
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
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
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
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
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

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
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
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
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
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
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
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
朝政至上黨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朝
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
有它變遽走出稹贈贖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

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儒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峯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栖霞之子宰智興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

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

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郟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累釋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一輒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

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

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

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

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

云劉悟有功積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

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

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

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

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五月

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

宜寘之東都戍戍以宗閔爲湖州刺史 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官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

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 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鉉元畧之子也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慙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琮乾度之子也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 劉沔自代州還太原 築望仙觀於禁中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

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

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忒

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
冊命 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
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
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
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
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
去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
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
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吐蕃鄯州節度使

婢婢世為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

之年四十餘夔泰贊普疆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

沉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

謀篡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

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

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

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為不足屠也

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

驕而不為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

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闔境之內孰不向

通鑑卷三百四十七
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貪性愚僻惟嗜讀書先慈普授以藩維誠爲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執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大鼠乎 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爲昭義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在襄陽寬厚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

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今幽州乘秋早平回勸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曩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

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今代之乙巳以雄爲晉
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
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寃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
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
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
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
迎立於左道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
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王元
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
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沂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

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
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
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
地耳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
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
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
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
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

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
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闕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
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直抵磁州
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
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趨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斗
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
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
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
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
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

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
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
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
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
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
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
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
賊戰西軍闕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
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
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

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晏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急欲帥眾棄城走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賊眾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一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

強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眾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眾得劉稹榜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丙午河陽奏王茂元

通鑑卷四百七
三十一
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今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
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
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
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
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
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
采其言戊申以河陽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
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所供饋餉而已 庚戌以石
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今自冀氏取潞州
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 是月吐蕃論恐熱屯大

夏州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
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
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
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
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
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
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石雄代李
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
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
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

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大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党項寇鹽州以前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爲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剽掠於此

則亡逃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擒送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爲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爲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爲得宜乃以交王岐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安撫党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爲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 安南經畧使武渾役將士治城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衆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

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
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
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
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
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
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
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
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
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郭僚守石會康良佺
守武鄉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

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
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
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
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
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
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
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
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
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
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

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
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
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
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
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
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
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
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
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
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
梁李叶李石奔汾州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
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
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
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
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
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
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
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今王宰失信豈
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

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况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

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肫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

通鑑卷三百七
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
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
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
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
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
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
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疆弱楊弁與
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
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
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

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
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
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
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
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
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
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
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
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

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父應取澤州今已遷延
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
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
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
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爲磁州刺史
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爲此也上命德裕
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
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 丁巳以李
石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
節度使石雄爲河中節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 已

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 辛酉太原獻楊弁及
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壬申李德裕言於

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
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
宰父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
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
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
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
昭義將唐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脊嶺
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

鷓鴣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
汗擊回鷓鴣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
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鷓鴣故事
朝廷以回鷓鴣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
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
訶吐蕃守兵衆寡又今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
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鷓鴣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
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 以道士
趙歸真爲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吐蕃論恐熱之將
爰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

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爲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
婢爲木柵圍之絕其水原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保
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夏四月王宰進攻澤州

上好神仙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爲言丙子
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
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
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
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真
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戊寅以左僕射王
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起以文臣未嘗執

政直除使相前無此比固辭上曰宰相無內外之異朕有闕失卿飛表以聞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仲郢公綽之子也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

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上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

體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甲辰以
悰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悰申謝上勞之
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
得一魏徵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起開元閏月盡屠維大荒落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
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
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
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
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如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
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
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訶其抽兵之處乘虛襲

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接穗舂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

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劉稹旣族薛茂卿又誅邢洛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

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為潞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

使府約束同烈高元武安王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潞州未立少功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怊怊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為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荅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

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堯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王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洛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

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為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

通鑑卷三十四
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
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
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
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
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
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
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
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
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
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

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出見諸
將稹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
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
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
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
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
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
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
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
以下至樞樞中子皆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

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餽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凡軍中有小嫌者詛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留後但遣盧弘正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詛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詛爲之謀主及勢孤

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詛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詛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爲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

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旣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

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

通鑑卷之四十八
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 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

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

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仲質之

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之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不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

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常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旣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乙亥李德裕等請上尊號曰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祔廟

陛下未嘗親謁上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於徽稱非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李德裕奏據幽

州奏事官言訶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

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

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

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

討使宜早思立功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

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

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

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

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
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
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
雜鄭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稹破
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爲
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
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上幸鄆校獵 十一月復
貶牛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 十二月以忠
武節度使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爲
河陽節度使 上幸雲陽校獵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
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之庚
戌上謁太廟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 築望仙臺於

南郊 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 以秘書監盧弘宣爲

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爲政簡易其下便之
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斬弘宣至除其法詔賜粟二十
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
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約秋
稔償之時成德魏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 淮南
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部

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爲賊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爲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昕之弟也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夏四月壬寅以陝

號觀察使李拭爲冊黠戛斯可汗使五月壬戌薨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棕罷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鉉罷爲戶部尚書乙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冊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

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
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
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
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鍾磬以鑄
錢以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
事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
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路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
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
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東
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

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
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
賊必無能爲皆從之八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
神主二十六令貯於太微宮小屋請以廢寺材復修
太廟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
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
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
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
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
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

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
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
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
日劉從諫招聚無筭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
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
以爲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爲靈武節度副使
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
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慚聽命乃遣人謝盧
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
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

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 九月詔修東都太
廟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
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
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
之 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以爲后李德裕以才
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 上餌方士
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
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羣者寇逆暴橫
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旣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
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爲寬矣 以衡山道士

劉玄靜爲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爲之治崇玄館置吏鑄印玄靜固辭乞還山許之李德裕秉政日久好狗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棕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上祕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遊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朝會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

婢婢遣厖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母爲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朝廷雖爲党項置使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請遣使宣慰上決意討之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爲東北道招討党項使上疾久未平以爲漢火德改洛爲維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上自正月乙卯不視

通鑑卷三十四
朝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
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大和以後益自韜
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基以
為戲笑號曰光叔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
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冲幼
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
事令權句當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
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
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
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

使我毛髮洒淅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尊母鄭
氏為皇太后 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
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
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
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
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杖殺道
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五月
乙巳赦天下上京兩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
寺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
部給牒 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辛酉立皇子溫爲鄆王羨爲雍王涇爲雅王滋爲夔王沂爲慶王 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爲九代十一室從之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回鶻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爲可汗 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廟號武宗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

內 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爲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爲安州長史潮州刺史楊嗣復爲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珣爲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卒 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爲東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商翰之族孫也 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爲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蠻寇安南經畧使裴元裕帥鄰道兵討之 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甲申上受三洞法

錄於衡山道士劉玄靜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

大孝皇帝上

大中元年春正月甲寅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 二
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
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
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踈理
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
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賊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
不免今因踈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

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
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
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
之 勅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
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
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
司左諫議大夫張鷟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
冤滯今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
水旱爲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爲
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

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爲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巳酉積慶太后蕭氏崩 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

州破走之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爲冊點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爲隨州刺史上曰堪爲相乎對曰緒少病風痺次子絢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絢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絢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葬貞獻皇后于光陵之側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

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内存問憂
形於色 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
擊破之 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將軍鄭光爲平盧節
度使光潤州人太后之弟也 乙酉前永寧尉吳汝
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
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丁亥
敕御史臺鞠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
元藻所列吳湘寃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
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吏部奏會昌四年所
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

二年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
皇帝赦天下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
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爲右補闕德裕
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寃丙寅坐阿附貶南陽尉
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
湘寃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
追奪三任告身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
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 回鶻遏撿可汗仰給於
奚王石舍朗及張仲武大破奚衆回鶻無所得食日
益耗散至是所存貴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

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過捻等過捻聞
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
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餘衆爲七七姓共分之
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
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
竄山林鈔盜諸胡其別部庵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
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二月
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
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
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
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
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
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常寘於案上 立皇子澤爲
濮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召
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
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
其說今陛下深拱法宮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
王家上善其言賜束帛遣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
食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罷爲戶部尚書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戶部周墀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馬植并同平章事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澳貫之之子也 已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宮六月禮院檢討官王皞貶句容令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

頗有異論上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皞奏宜入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第先行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皞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皞孤直明日皞坐貶官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司戶

湖南觀察使李回爲賀州刺史 前鳳翔節度使石

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

以雄李德裕所薦曰曷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鎮

酬之足矣除左神武統軍雄快快而薨 十一月庚

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網之孫登進士第爲

校書郎右拾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

故選顥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

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詔

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

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

禍顥弟顥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

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

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

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

省視乃觀戲乎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競

競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 壬午葬懿安皇后於

景陵之側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琮爲太子賓

客分司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

水清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上見

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

通鑑卷一百四十八
上問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即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拔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為御史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

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以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權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附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為東川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鉉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同平章事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其子節度押牙直方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戊戌以張直方爲盧龍留後五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亂上思魯言擢爲起居舍人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正爲武寧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正至鎮

節度使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正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由是獲安六月戊申以張直方爲盧龍節度使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爲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已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

流者皆配十處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爲營田者
官給牛及種糧温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其
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路
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
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劔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
量力收復 冬十月改備邊庫爲延資庫 西川節
度使杜棕奏取維州 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
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
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
尊謚以昭功烈 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遊獵
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京師
軍中推牙將周繼爲留後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
軍 甲戌追上順宗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
帝憲宗謚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
主 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山南西道節度使
鄭涯奏取扶州

中...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中...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中...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中...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中...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中...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中...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中...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中...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中...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